

京味儿礼仪话本

刘一达 著

有里有味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出版社

京味儿礼仪话奉

刘一达 著

有里有面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出版社

一达文章有味儿

余心植

一达大名在京城几乎家喻户晓。在我知道的当代作家中，一达是一位有特点有作为的大家。作为记者，他观察事物敏锐，报道的视角独特。作为作家，他的文笔娴熟，创作勤奋。他能把复杂的逻辑思维，轻松地糅到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中；他能把深厚的历史文化，自如地融入到他的文章中；他能把极普通的见闻和故事，升华为朴素无华的哲理。世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游刃有余，人生百态在他的字里行间活灵活现。看他的文章，像是跟你面对面，神闲气定地聊天儿，不慌不忙，有板有眼，不乏机智和幽默。多年的追求，一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。他的文章，不用看署名，您只看个开头就知道是出自一达之手，这就是一达文章的特点。当代京味儿作家尚无出其右者。此书虽是说理论道，亦显一达之风格。





目 录



- 开场白 一达和小宁这厢有礼了/1
- 第一回 尊您一句又何妨/4
- 第二回 开口叫您什么好/7
- 第三回 “碰头好儿”怎么说/11
- 第四回 出门穿“遛衣”/15
- 第五回 参加婚礼别空手/18
- 第六回 席面上的座位不能乱坐/21
- 第七回 “上座”和“下座”，心里得有数/25
- 第八回 对不懂礼的人得臊一下/29
- 第九回 请人做客别“提拉”/32
- 第十回 不能愣头愣脑去串门儿/34
- 第十一回 拜访老人要重礼/37
- 第十二回 不讲虚礼儿/40
- 第十三回 茶壶嘴儿别对着人/42
- 第十四回 北京人喝茶的老礼儿/45
- 第十五回 见了二大妈叫二嫂子/48
- 第十六回 佛受一炷香，人受一句话/51
- 第十七回 当着娃儿，别说短话/54
- 第十八回 都是闲话惹的祸/57
- 第十九回 个人隐私与人情味儿/60



目 录



- 第二十回 人情一把锯，你不来我不去/64
- 第二十一回 一声“劳驾”，如沐春风/67
- 第二十二回 老要张狂少要稳/71
- 第二十三回 别把您的尊严挤没了/74
- 第二十四回 排队干吗要加塞儿/78
- 第二十五回 “让”也是老礼儿/81
- 第二十六回 “忍”也是修养/85
- 第二十七回 宰相肚里能撑船/89
- 第二十八回 拳头不打笑脸人/93
- 第二十九回 当什么样的球迷/97
- 第三十回 谁把体育精神丢了/101
- 第三十一回 别带着气儿进赛场/106
- 第三十二回 看球别玩命/110
- 第三十三回 体育比赛与玩儿/115
- 第三十四回 观赛要用平常心/118
- 第三十五回 看玩艺儿的爷劲儿/121
- 第三十六回 干吗非跟输赢较劲/124
- 第三十七回 北京人说话忌脏口儿/127
- 第三十八回 隐语也有讲究/131
- 第三十九回 什么叫“京骂”/134



目 录



- 第四十回 别来不来“起哄架秧子”/137
- 第四十一回 千万可别一惊一乍/139
- 第四十二回 北京人过年的老礼儿/142
- 第四十三回 拜年的礼数/146
- 第四十四回 拜年要见面行礼/150
- 第四十五回 拜年要送什么礼/154
- 第四十六回 “破五的饺子”和“老妈妈论儿”/158
- 第四十七回 过了年开门见礼/161
- 第四十八回 老礼儿别全丢，新礼儿要讲究/164

开
场
白

一达和小宁这厢有礼了



我们给读者拱手作揖

开
场
白
·
一
达
和
小
宁
这
厢
有
礼
了

“有里有面儿”是老北京土话。在早，北京人有句歇后语：丈母娘送被子——有里有面儿。咱们睡觉盖的被子，可不是有里有面儿嘛。

这个“里”，既有里外的“里”的意思，也有礼节、礼貌、规矩的含义。“面儿”呢，得加儿化韵，其实指的是面子。懂礼节、好面子，是北京人的特点。地球人都知道北京人好面子，爱讲老礼儿，也说北京人是死



有里有面儿

要面子活受罪。

面子这个词儿含义很深。它不光指脸面，也包括仪容仪表，甚至还有场面的意思。北京人常说，不管怎么着，大面儿上过得过去，其实指的就是面儿。

打今儿起，我和小宁跟您一块儿聊聊北京人“里”“面儿”的事儿。题目就叫《有里有面儿》。

我，就甭多跟您介绍了。您在《北京晚报》上横是常看到我主持的“京味报道”专版，也许还经常会看到我在电视上做节目。当然您备不住还看过我写的小说和编的电视连续剧。我研究北京的民俗和北京文化多年，出了不少书，跟您算是老熟人、老朋友了。

小宁对您来说，却是生面孔；她，我得多说几句。

小宁今年二十啷当岁，是一典型的北京姑娘。说起来，我跟她爸爸算是“发小儿”。我是看着她长起来的。

这丫头活泼开朗，聪明伶俐，热情大方，思想单纯，也追求时尚，属于新潮的青年。当然她有时也挺任性，喜欢矫情。

她是家里的独苗。独生子女嘛，当年被称为家庭的“小太阳”。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，一家人都宠着她，围着她转，让她自然从小形成了“唯我独尊”的心态。

不过，这丫头倒是挺出息，上过的小学、中学，一直到大学，都是“重点”；大学毕业以后，还在英国留学三年，用句现在流行的话说，属于“海归”。

小宁眼下是北京一家外资企业的“白领”。

说到这儿，您会问了：她是不是《胡同根儿》里的滕小宁呀？算您猜对了。没错儿，就是她！

小宁虽说是地道的北京人，但她从小是在居民住宅楼里长大的，胡同儿和大杂院没呆过，她爸爸又是一个挺斯文的书生。

这些年，她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“四门”，即家门、学校门、国门、单位门。所以，她对老北京的文化、礼俗和风土人情，甚至社会交往和人情世故知道得很少，不过她有自己的生活观和价值观。天真活泼、心直口快的性格，使她在很多看法上比较任性，喜欢抬杠。

您且记住她的这些特点，在以后我跟她聊天儿遇到摩擦碰撞时，也就不会感到诧异了。

我跟小宁算是隔代人。我跟他爸爸同庚，不过，我的生日大两天，按



北京的老礼儿，小宁得管我叫大爷。

唉，岁月流逝，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，一晃儿，我这个当年的小刘，变成了刘大爷。不过，我是在胡同儿和大杂院长大的。当年北京人的老礼儿可是一点儿没忘，也一点儿没丢。我爱跟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唠叨这些老礼儿。

北京是全国的首都，政治文化中心，又是六朝古都，“天子脚下的臣民”自然礼儿多，礼儿大。要不怎么管北京城叫“首善之区”呢？我认为这些老礼儿是咱北京文明的体现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。

哎哟，怎么说说着就要打开话匣子啦？得了，今儿我和小宁在这儿只是一个开场白，我们要聊的话题多着呢，现在先打住吧。

打住可是先打住，咱不能忘了北京的老礼儿。开场啦，我先代表小宁给各位读者拱手作揖：《有里有面儿》的两位主持人一达和小宁这厢有礼了！希望诸位能给我们这本书多捧场。接下来，请诸位往下翻篇儿，上眼吧您哪。



有里有面儿

第一回

尊您一句又何妨

今儿小宁的脸色有点儿晴转多云，一见面就来了一句：“哎，这传达室的老爷子怎这么倔呀，喊他两声，他都爱答不理的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不会吧，那老爷子平常挺和气呀。是不是你言语不周，得罪老爷子啦？”

小宁撇了撇嘴说：“我得罪他干吗？我就问您在不在。”

“你是怎么问的？”

“我就说：哎，刘先生在吗？”

我笑道：“你看看，得罪了人吧？跟人打招呼有喊‘哎’的吗？北京的老礼儿最忌讳见面打招呼喊‘哎’。‘哎’，人家有姓没有？”

小宁的丹凤眼挑了起来：“我哪儿知道他姓什么呀？”

我说：“那你也不能喊‘哎’呀？你瞧你刚才叫我也是‘哎’，我姓什么你也不知道吗？习惯？我看你是平时‘哎’顺了口儿，是不是见了谁都‘哎’呀？”

“那您说我该叫他什么？”

“叫他一声大爷，他准会送你一个笑脸模样。喊他‘哎’，老爷子当然得绷脸了。生活中有些事儿就这么简单。老话说，礼多人不怪。多叫一声哥，少上十面坡。找人也好，问道儿也好，你是求人家呢，总得客客气气的，上来就喊‘哎’，谁爱听呀？”

小宁听我这么一说，脸红了。随后，她的脸色多云转晴，大大咧咧地一笑说：“嘻，我们年轻人哪有你们岁数大的人懂这些老礼儿呀？我总觉得叫不叫声大爷，喊不喊声大哥无所谓，谁在乎这个呀？”



“你瞧，一不留神你说到点儿上了。你呀，对什么事儿都觉得无所谓。可别小瞧这见面的一句尊称，它可是能直接反映出人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。什么叫礼貌呀？礼貌就在这儿呢。”

小宁听了这话，不言语了。

恐怕很多年轻朋友，也碰到过小宁的这种尴尬。生活中，有些人确实跟人打招呼的时候，不爱开口叫一声尊称。

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：有的是因为对方的年龄、辈分、身份和关系，不知该叫什么；有的是因为跟对方太熟了，觉得不叫他尊称他也不会挑礼儿；有的就是小宁说的，觉得叫不叫无所谓。

其实不然，老北京人是非常重视见面打招呼时一开口的这句尊称的。当然，老事年间，官场有官场的见面尊称，买卖地儿有买卖地儿的碰头尊称，民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见面称呼。

通常官场的见面尊称是挂头衔，比如张局长、李处长、王主任。买卖地儿的见面尊称是带“爷”和“东家”、“掌柜的”、“经理”、“董事长”之类称谓。民间老百姓的见面尊称则显得随意而亲和。住一个院儿门对门，姓李，长一辈的要叫李大爷、李大妈、李伯伯、李伯父，平辈的叫李二哥、李二姐，跟自己一般大或比自己小的叫小名儿。总之，见了面，一张口总得叫声好听的。这是认识的人。



不认识的人呢，只要您是求人帮忙，比如打听人、打听道儿什么的，必得先叫尊称。假如您开车或骑车或步行，前头有两位老先生慢慢悠悠地



有里有面儿

走着，挡了您的道儿。您得过去跟人打声招呼：“大爷，您二老劳驾，侧个身儿。我急着赶路，让我先行一步。”

这声“大爷”，会叫得老人心里一热；紧跟着一句“劳驾”，又让他吃了个“顺气丸”。您想，人家能不挪挪步，让您先行吗？

这就是北京人的礼儿。

如果您来愣的，四六不懂，上来就喊：“哎，靠边靠边！没听喇叭响吗？我有急事，先让我过去。”您琢磨琢磨吧，那两位老人会给您什么脸色。我估摸着他们不但不给您腾道儿，保不齐还会骂您两句。



见面打招呼，开口叫声尊称，体现了对人的一种尊重。您尊重人家，人家也自然会尊重您。这叫两好碰一好。

这种老礼儿透着北京人的文明，您可千万别拿它不当一回事。

说到这儿，小宁又跟我掰扯了：“见了长辈叫大爷大妈，见了平辈的叫大哥大姐，多俗呀！我要是见了我们经理，也大爷大妈地叫吗？”

这丫头就是这样，爱抬杠。不过，她说的这也是称谓上的礼儿。这个话题也值得一聊。咱们且听下回分解吧。

第二回

开口叫您什么好

今儿一大早，小宁上我们家找我。一进门，她就跟我咧嘴：“我对您的教诲可是坚决照办。您对我说，见了长辈，男的要叫大爷，女的要叫大妈。我们部门经理比我大十多岁，是个男的。我叫了他一声大爷，他跟我急了，‘叫谁大爷呢？你大爷的！’我觉得挺委屈，跟别人一打听，人家告我，‘大爷’在北京话里是骂人呢。”

我一听，忍不住乐了：“嚯，谁让你见了谁都喊大爷呀！北京人喊‘大爷’得看对象，分场合，还要分语气的轻重，语调的高低。此外‘大爷’这个称呼的前后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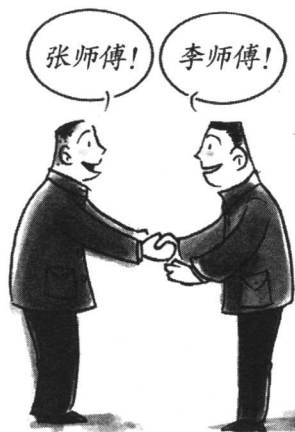


『大爷』的多重含义

能添零碎。比如不能说‘你大爷的’，或者说‘大爷的’。添了这些词缀，意思就变了。”

小宁蹙起眉头说：“北京人的礼儿真多。我哪儿知道一句‘大爷’有这么多用法呀？有些人，我还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好。比如您吧，您跟我爸的岁数一样，可我叫您大爷，您准不爱听。叫您大哥，又有点儿没大没小。叫您老师，也不太搭界。叫您头衔，您又没有。真让人犯难。”

“甭犯难，你就直接叫我的名字一达挺好。怕我吃亏，就加上俩字——老师。因为眼下‘老师’这个称谓满天飞，是个人都是老师，已经叫俗了。”我对小宁说。



以前



现在

“一达老师。嗯，这个称呼倒挺好听。”小宁笑了笑。

小宁说的公共场合的称谓问题，现在是有点儿乱，如果您留神听，叫什么的都有。其实，如果细琢磨，这里有不少礼貌欠周全的地方。

老北京人对称谓的讲究很多。我还看过一本专门谈称谓的书，里头讲得很详细。因为有些绕着弯儿的亲戚，比如小孩他舅舅三姨夫的儿媳妇，你说该叫什么，确实得且捋一气呢。

在早，在市面儿上，一般人见了穿官衣的，甭管他是不是官儿，都叫“长官”。解放后，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，官再大，也是人民公仆，所以从官到民，一律以“同志”相称。“文革”时期，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，工厂的工人岁数大的都被尊为“师傅”。后来“师傅”几乎成了社会通行的称谓，男女老少，甭管

称谓的变迁

干哪行的，见了面都是师傅。张师傅、李师傅，满大街到处是“师傅”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社会上的称谓就不照过去那样“步调一致”了。先是“南风”北上，港台的称谓大流行：男的被称为“老板”、“先生”，丈夫被称为“老公”，女的被叫做“女士”、“小姐”。

后来，办公司的人多了，三四个人绑一块儿就是一个公司，挂的头衔“经理”还嫌小，前头得加一个“总”字，于是“老总”又开始大行其道。见了面，“张总”、“李总”、“王总”，也不知哪儿来那么多“总”？

再往后“小姐”这个称谓又犯了忌，容易让人联想到歌厅、发廊、洗浴中心里的“小姐”。于是又改称“小妹”。官场上的称呼就更有意思了，开始是直接叫头衔：刘局长、张处长、李科长、王主任、赵所长。现在把这个“长”字省略了，改叫刘局、张处、李科、赵所了。李科、赵所叫着还顺口儿。不知道赶上姓付的科长、姓策的所长，是不是也用省略语称呼？

社会上的尊称，往往能反映出时尚和社会潮流以及社会风气。综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几次称谓上的变化，便能看出这一点。

老北京人对称呼是很讲究的，通常是“看人下菜碟”，也就是对方是什么身份，就用什么称呼。对方是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就叫“先生”，有时也会在姓氏后头加上“老”字，表示尊重，如李老、王老。对方要是朋友、同事往往直呼其名。年纪大的人称呼年轻人，往往在姓之前加个“小”字，如小刘、小王。在机关或正式场合统称“同志”，以体现地位平等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其实这些称谓都是可取的。当然现在的称谓比较花哨，反映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的多元性，但有些称谓不免有阿谀奉承之嫌。

尊重跟奉承是两码事。奉承人的称谓有时让人听了很滑稽，比如称四十出头的人为“老”。

通常称谓一旦约定俗成便很难改变，不过在使用上一定要看对象，不能乱用。用的不是地方，往往会失礼，适得其反。

有一次开会，听一位主持人介绍一位姓林的区长：这是我们的“林区”。省了一个字，惹得人挺不高兴。再如“老公”这个称谓，本是港台那边过来的。他们把夫人叫老婆，自然把丈夫叫老公。但老北京人对“老公”这个称谓是很忌讳的。因为过去太监才被叫做“老公”。既然现在有些人采取“拿来主义”，用了这个词儿，那就得分对象了。您跟年轻人使用这个称谓没什么，跟上岁数的人使用这个词儿就是骂人呢。

有里有面儿

误解带来的联想



话题了，咱们下回再聊吧。”

“妈咪”也是港台过来的称谓，这是对母亲的昵称。但现在歌厅“三陪小姐”的头儿也叫“妈咪”。您说这个称谓能乱用吗？

小宁说：“您说了这么多有关称谓的事儿，可见称谓跟文明礼仪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怎么称呼才合适呢？”

我对她说：“你只要记住区分不同场合、不同地点和不同身份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见了面怎么打招呼呢？”

我说：“这又是另外一个



第三回

“碰头好儿”怎么说

上回说到，熟人见了面打招呼，老北京人管这叫“碰头好儿”。“碰头好儿”，也就是碰面问声好儿。但北京人说话比较含蓄，这个“好儿”不直接说出来，而是用其他话代替。

“用什么话代替呢？”

我的话刚从嘴边出溜出来，小宁就接过话茬儿说：“我知道，北京人见了面儿最爱说‘吃了吗您’。”

我问她：“为什么爱问这句话？”

她说：“是不是老北京人穷，常饿肚子？”

“哦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不，是北京人爱吃，把吃特当回事儿，所以甭管走到哪儿，见了面都问‘吃了吗’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呀，净糟改咱北京人。咱北京人是讲究吃，但也没到走到哪儿都问‘吃了吗’的地步。比如上厕所解手，您问‘吃了吗’，那不是找挨骂吗？没错儿，‘吃了吗’是老北京人的一句‘碰头好儿’，但也分



含蓄地问声好